

鹤岗市法轮功学员刘亚芹遭冤狱迫害经历

【明慧网】中共迫害法轮功二十二年以来，刘亚芹老人两次遭受非法判刑，共计七年，曾经被“苏秦背剑”式吊铐在二层床栏杆上，一天二十一小时被强迫坐在很小的小凳子上、固定范围、固定姿势体罚五十多天，被暴力殴打、被辱骂、训斥等等多种酷刑折磨。

刘亚芹，女，一九五二年出生，家住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二零零六年她第一次结束冤狱后，去河北三河市和儿子全家生活在一起。

修炼法轮功以前，刘亚芹患有结核性胸膜炎、胸积水，胸部一高一低，犯病时张嘴喘，喘气时都疼痛。她还患有腹膜炎、盆腔炎，走几米都困难，小肚子疼得不能碰，连腰带都不敢扎。治来治去，右小腹鼓包变成结肠癌，在哈尔滨住院 26 天。出院回家后，这些病痛慢慢好转，可没过几天好日子，又全身浮肿、浑身乏力，排尿困难，一年 365 天，天天都在病痛中苦熬煎，到处治也不见好转，去医院检查查不出病因，真是苦不堪言。就这样，她在病痛中苦苦挣扎了十多年。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四日，是刘亚芹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她有缘修炼法轮大法。刚刚得法没几天，刘亚芹就奇迹般地消肿了；修炼大法只三个月，所有的病全都好了，无病一身轻松，幸福的感觉无法用语言描述。

一、两次被绑架 遭冤判四年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日，刘亚芹和于瑞生、李国云一路同行，带着写好的材料去北京和平上访。不料刚到信访办窗口，就被不法人员



劫持到鹤岗驻京办事处。在一间没有窗子的小黑屋内，恶人用铁链子把这一男两女拴在一起，去卫生间都不给打开。小黑屋内有一盏灯，一人拿起百叶窗说：打头一拨法轮功学员，把百叶窗都打飞了。他又举起百叶窗威胁刘亚芹等三人，想打他们，不知为什么又放下了。此人是鹤岗东山区的，四十岁左右，中等个。

鹤岗市兴安区新建派出所李来金将他们劫持回鹤岗，路上，将刘亚芹、于瑞生铐在一起走，刘亚芹抗议：“我炼法轮功就这样对待我们呀？”三人被劫持到鹤岗拘留所，又被转到鹤岗市鹿林山派出所非法关押。天天码坐，从早到晚坐在地板地上，两腿伸直，臀部坐出硬茧子。在这里，警察纵容犯人施暴，让犯人喝完酒毒打男学员，手段残忍、下流。不久，又用大客车将刘亚芹等人劫持到第一看守所迫害，刘亚芹被迫害五个月。回家后，警察逼她天天去派出所报到，不去报到，片警魏某就天天去刘亚芹单位监视她。期间，刘亚芹被勒索两千元钱，直到二零零六年才要回。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刘亚芹被兴安区新建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兴安分局某局长用文件夹抽打她的头部。当晚，刘亚芹和徐先萍被劫持到第二看守所，扬言要劳教她们三年。过一段时间，刘亚芹被劫持到第一看守所，却被兴安区法院枉法冤判四年。

二零零二年十月，刘亚芹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检查身体时她被查出有结核病。鹤岗第一看守所警察走后门，监狱违法将她强行收监。

二、初遭黑省女子监狱摧残

一进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这座魔窟，刘亚芹等人就被扒光衣服搜身，头发被剪短，身心备受屈辱。在集训队从早坐到晚，排队洗漱，上厕所，一个赶一个。当天狱警逼迫刘亚芹蹲下，她蹲不下，集训队大队长王亚丽抽打她双腿，将她铐在暖气管上实施迫害，犯人何某等参与了对她的迫害。何某是黑心的贪污犯，瓜子脸，中下等身材，较瘦。

集训队是黑省女子监狱第一道鬼门关，刘亚芹在这里被码坐等迫害一段时间后，分到七监区（现在改称别的监区）迫害。

在七监区，刘亚芹拒绝做奴工，被逼码坐，遭受酷刑折磨。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哈尔滨天寒地冻。一天早晨，在监狱长、狱政科科长肖林、七监区监区长康亚珍、副监区长崔艳等指使下，一群男女狱警和刑事犯将刘亚芹等多名法轮功学员劫持到户外冻，刘亚芹被冻六天，还有的冻八天。狱警、犯人穿着棉大衣，有的还抱着热水袋，却不准法轮功学员戴围脖和手套，看见谁戴就抢。第一天被冻时，大庆的管凤兰全身穿着单衣，十几名法轮功学员被逼迫面对墙站到天黑。当时北风呼啸，寒气逼人，在辱骂声中，法轮功学员冻了一天，也饿了一天。学员沈景娥、郑洪丽被关到空闲冷屋子冻。

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在康亚珍、崔艳、吴雪松、林佳的指使下，刘（转下页）

(接上页) 亚芹等人被多种酷刑迫害。白天, 狱警及犯人将刘亚芹的手用手铐铐在双层床的二层床栏杆上, 铐的双臂酸、痛、麻木, 每分每秒都忍受着非人的折磨和巨大的痛苦。

晚上恶人把下面那张床的床板掀起来, 将她一只胳膊穿过床绕回来, 两手扭到后面再用手铐背铐上, 手被手铐勒成茄子皮般的黑紫色也不给打开。

不久, 刘亚芹等学员从车间回来, 拒绝戴名签, 拒绝穿囚服, 遭受了更惨烈的酷刑迫害。她们双手被一上一下反扭到后面用手铐铐紧, 狱警和犯人恶狠狠地将她们两臂掰开, 再抱起来吊到高处, 脚不沾地, 身体悬空, 全身重量悬在双手上, 这种酷刑被称为“苏秦背剑”。手铐越铐越紧, 两臂断裂般剧痛。郑洪丽(伊春人)被吊休克, 扔地下往身上泼水, 苏醒后再吊起来。刘亚芹被吊起来后, 痛得汗珠像大雨点一样大, 无论怎么折磨, 她对大法的信念依然坚如磐石。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犯人伸手去她心口窝摸一把, 她的心口窝全是汗水, 犯人一边将手上的汗水往地上甩, 一边喊: “老刘太太不行了”, 这才将她放下来。

这四个月期间, 刘亚芹还被单独拘禁在前楼大约两周, 有崔艳、康亚珍、吴雪松等对她单独施加迫害。期间, 门上糊报纸, 遮得严严实实的, 狱警、犯人任意行恶却无人制止。她一天 24 小时被手铐铐着, 坐在冰冷的地上。两名犯人, 一个外名叫赵四, 非常凶恶; 另一个叫孟红, 天天用污言秽语辱骂她。

有一段时间, 狱警林佳不让她睡觉, 睡觉就用矿泉水瓶里的水往脸上、眼睛上猛喷。刘亚芹还被双手扭到背后用手铐铐在水房, 在墙边罚站, 一夜一夜不停地煎熬、折磨。有个犯人, 一连往水房地上泼了三十多盆凉水, 使环境更加潮湿、阴冷。

二零零六年, 刘亚芹结束四年冤狱, 来到河北三河市。漫长的四年, 种种酷刑及非人的折磨, 也没

有改变她坚定修炼法轮大法的正信。

三、再遭冤狱 被暴力殴打及体罚折磨

1、酷刑体罚 被逼坐小凳子五十多天

二零一四年, 因往鹤岗邮寄几朵小莲花, 刘亚芹又被鹤岗市向阳公安分局绑架, 被非法拘留两个月零两天, 后被取保候审。二零一五年, 向阳分局警察要她去一趟, 她当时正在海南陪丈夫治病, 就没回去, 不成想被警方弄成网上追逃。

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刘亚芹由三河市回老家鹤岗, 办理退休工资被克扣事宜, 坐公交车途经香河高速路卡时被警察绑架, 劫持到三河市看守所, 六天后被当地警察拉回鹤岗市看守所非法拘禁, 后被鹤岗市兴安区检察院、法院构陷。

非法庭审期间, 兴安区检察院公诉人孟宪荣颠倒黑白, 把修心向善、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刘亚芹, 硬拉到“打黑除恶”条款。兴安区法院于二零一八年底草草宣判, 枉法冤判她三年并处罚金三千元。刘亚芹不服判决, 上诉到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审判长李蔚、审判员陈博和任兢鹤, 虽然表面开庭, 但还是维持原判。刘亚芹在鹤岗市看守所被非法拘禁十个月后, 又被劫持到黑省女子监狱迫害。

一进监狱, 刘亚芹就被分到入监集训监区“攻坚组”, 由五名刑事犯包夹监控、看管, 攻坚组组长高文涛经常高声叫骂、推推搡搡的。强迫体罚, 让刘亚芹坐二十厘米见方、二十厘米高的小凳子上, 双膝并拢、两手放在膝盖上, 坐在六十厘米见方的地砖内, 两脚及小凳子不能出地砖, 坐姿端正, 不能眯眼, 眯眼就用自来水浇, 稍有不慎就拳打脚踢。每天深夜两点才让睡觉, 四点半起床。不妥协、不写四书就一直这样坐板、体罚, 看似没有暴力, 实则是一种隐晦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酷刑折磨。

七、八月份的天气很热, 坐小凳子不到三天臀部就烙烂了, 不写

四书就被逼这样坐着, 吃饭、上厕所都受限制, 直到妥协、转化、写四书了, 才让你坐正常的凳子。狱警把害人的“工作”都交给牢头狱霸, 这些刑事犯都是诈骗和贩毒、大刑期的, 以整人取乐、安抚自己扭曲的人性, 达不到转化目的她们就随便整人。

就这样在酷刑中痛苦煎熬了五十多天, 每天只让睡觉两个多小时, 刘亚芹身心疲惫、精神萎靡、几近崩溃。

2、遭牢头狱霸暴力殴打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七日上午, 新来的法轮功学员 76 岁的老人张奎华不写诋毁法轮功的周记, 刑事犯杨絮说必须得写, 还威胁说: “改造不好的话, 刑满时都回不去家, 直接送进洗班脑。”张奎华说: “你说了算哪? 我就不信到期了都不让回家!” 杨絮当即对这位 76 岁的老人又打又骂, 并让包夹看着她写, 必须达到要求才行。

当天下午, 一组集体洗漱的时候, 张奎华老人没有热水, 同监室的刘亚芹说了几句同情的话, 被犯人董莉听到了。经董莉一番歪曲事实的学舌, 刘亚芹就遭到了迫害。当晚八点半, 组长(牢头狱霸)高文涛将刘亚芹一通训斥、辱骂, 杨絮又把刘亚芹打了一顿。

就在监室的正中央、正对着监控器的过道上, 杨絮扇刘亚芹的耳光, 多次用拳头猛击刘亚芹的胸部, 还不时地用脚踹刘亚芹。高文涛眼瞅着杨絮野蛮殴打七十岁的老人, 还一起训斥刘亚芹。

大队长陶淑萍从监控器中看到了, 把杨絮叫到监栏门口问情况。杨絮说: “我教训刘亚芹呢。”并把起因黑白颠倒地学说了一遍。陶淑萍竟然笑着说: “指挥中心现在有人看监控器, 赶紧把她(刘亚芹)弄胡同里教训去。”有大队长邪恶的撑腰, 杨絮更嚣张, 回来后继续辱骂许久才罢休。

刘亚芹被打得胸部青紫一片, 疼痛得厉害, 呼吸时都痛。每次都得抓住床帮或床梯才能起来, 二十多天才恢复。◇